

清代江南内河的水运

[日] 松浦 章

[摘要] 中国自古就有“南船北马”之称。在江南，水运是非常重要的交通方式。本文利用清代档案材料，具体分析当时的水路交通网及水运对人民生活的重要性。

[关键词] 江南 水运 船舶 日常生活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 (2001) 01-0035-07

Inland River Transportation in Jiangnan in the Qing Dynasty

There is an ancient Chinese saying regarding the great importance of water transportation in South China: "Horses in the north, boats in the south." Due to the scarcity of historical material on the use of river transportation during the Qing, this article will examine documents related to inland river piracy to explore the use of waterborne transportation in Jiangnan.

一 绪言

正如自古之“南船北马”说一样，在江南，水运是极其重要的交通手段。明代竭力于讨伐倭寇的俞大猷在其《正气堂集》卷七《论宜整遡河船》中是如此描述江南的交通情况的：“常、镇、苏、松、嘉、杭、湖内之地，沟河交错、水港相通。惟舟楫之行，则周流无滞，而步行马驱，每一二里必过一桥，或百五十里，必船渡而后得济。”^①从中可知长江下游以南地区水运之便。

至今为止，有关江南市镇的研究方面已有很多成果^②，但有关江南水运的研究相比之下就显得很不充分^③。而且，尽管众所周知水运是江南极其重要的交通手段，但有关江南民众每天是如何具体地利用水运的史料，却非常稀

少。所以本稿着眼于清代在运河、水路航行过程中，船只在停船时遭遇盗贼的相关档案史料，并以这些史料为中心论述舟运在江南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利用情形。

二 江南的水路网

江南自古就利用舟船进行水运。水运所利用的水路也像网目似地通向四面八方。但是，若说到这些水路的干线，则还是要从北京到杭州、贯穿1800公里的“京杭大运河”。这条运河流至江南，在扬州附近经闸门与长江合流，再由镇江转为运河流至杭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江南的干线水路指的便是由镇江到杭州的大运河部分。有关这条水路，成书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清代旅程书《天下路程示我周行》序中有较详细的记载。从该书

[收稿日期] 2000-09-20

[作者简介] 松浦章，男，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

上可以集中了解到从江南省城至北京崇文门之间的进京水路；从同书中可以集中了解到从苏州府至松江府、从苏州府至南翔镇、从苏州府至芜湖县、从苏州府至太仓州、从扬州府至通州之间的水路路程；又从同书下可以集中了解到从浙江省城沿绍兴府至南海、从浙江省城至上海县之间的水路路程。从中不难看出这些水路在清代江南水路中的重要性。另外，作为上述水路起点的苏州府、常州府、扬州府、杭州府、镇江府、松江府、太仓州等地为州府的府厅所在地，也历然在记。作为一个具体实例，《天下路程示我周行》中集的《从苏州府经双塔至松江府的水路》中如此记载：

从苏州府经双塔至松江府的水路

苏州府 阊门 新开河塔 双塔 夜航
船 五里 盘门 九里 封门 六里 黄
天锡 六里 独树湖 六里 高店 六里
大八间村 六里 大窑 十八里 陈湖
三十里 双塔 十八里 淀山湖 十八
里 谢寨门巡司 十二里 南路 十八里
柳湖 十八里 松江府

由此可知，从苏州府的阊门至松江府的水路共计153里，约78公里的距离。途中有13处靠航地。^④清袁学澜的《吴郡岁华纪丽》卷三《荡湖船》中载：“吴故水乡，非舟楫不行。苏城内外四面环水，大艚小舫、蚊集鱼贯。”^⑤这一记载表现了苏州一带以舟船为交通工具的水运状况。

江南水路网的状况在各地的镇志中也有记载。

有关江苏省江都县邵伯镇的甘棠，咸丰五年（1855）的《甘棠小志》卷一《建置》中记载：“镇当南北水陆孔道、行旅往来。”^⑥

有关江苏省无锡县的梅里，道光四年（1824）重刻的《梅里志》卷二《建置》中有如此记载：“运河自京口而来，下达苏杭，绵亘八百余里，南北往来之孔道也。”^⑦有关江苏省吴江县的黎里镇，嘉庆十年（1805）的《黎里镇》卷二《形胜》中是如此记述的：“每日黎明，乡人咸集，百货贸易，而米及油饼为尤多，舟楫塞港。”^⑧可见，黎里镇的繁荣与水路航运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

浙江省桐乡县的乌青镇的情形，民国二十五年（1936）的《乌青镇志》卷二十一《工商、航业》中如此记载：“航业市集之繁盛，全恃交通之便利。吾镇虽无铁道公路之通达，但轮舟往来，快班船、旧式航船，逐日来往各埠。”^⑨可见，乌青镇的位置虽远离铁路干线，但因有水路，可用汽船、旧式帆船航行，所以未见交通不便的情况。于是，乌青镇利用江南水乡的水路网形成发达的水上运输，而发展成为大镇。

有关浙江省嘉兴市所属的新丰镇的水运状况，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的《新丰镇志略初稿》第六章《交通》中有如下记载：“我镇往日之交通工具，只藉载船以通达各埠。迨清季末年，有绍兴快班船。”^⑩可见，在嘉兴附近的交通运输中依赖舟航运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另外，有关上海松江县的张泽镇，在清代《张泽镇》卷四《船楫》中有如下记载：“本庄水上交通有张陆二姓民，航船各一艘，俗称张家船、陆家船。船每日载旅客、带商货驶松江郡城，早开暮返。”^⑪可以推测，当时在各镇有专门从事行舟的业者。

有了专门从事行舟的业者，理所当然也应有造船的业者。这一事实在民国《乌青镇志》中可见一斑：“凡客船、驳船、田庄船等，均有制造工司，有黎里人、本地人两帮厂房。”^⑫可见，客船和驳船都是由专业人员生产的。

那么利用这些水运航行需要花多长时间呢？我们来看看清代运送进口的日本铜的档案史料。乾隆三十一年（1766）九月的户部移会文中记载如下：

自苏州府至扬州府水路四百四十里，又自扬州府至济宁州南旺计水路一千二百九十五里，共一千七百三十五里。系逆水每日行三十里，应限行五十八日。自南旺至天津府计一千三百二十四里，系顺水每日行五十里，应限行二十七日。自天津府至保定府计三百九十里，系逆水每日行三十里，应限十三日……自汉口由大江至扬州府计一千五百九十里，系顺水按日行五十里，应限行三十二日。^⑬

由上可知，顺水的情况下，在大运河和长

江上航行一日都是 50 里；而逆水的情况下，则是以一日 30 里的基准进行航行。

三 清代江南水路 航行的实态

在清代的档案史料中，江南民众在船舶航行中遭遇盗贼而受害的记载，随处可见。这些记载系追捕盗贼的官吏所写的报告。本节想要阐述的便是从上述史料中归纳出的内容，即江南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利用水路进行舟运活动的。

(一) 苏州府治下的航运

1. 元和县治下的航运

“据元和县详称，雍正八年三月初十日据无锡县民王宗元报，为截路抢夺叩赐通详缉究事，内称痛身同侄王四，于今三月初九日船载猪、米，来苏投牙柴卖。”^④这一例表明雍正八年（1730）从无锡至苏州间的舟运被利用于运送米和猪肉。

2. 元和县治下的航运

“据元和县详称，雍正十年九月十四日据事主梅尚臣呈，为行舟被劫事，词称窃身嘉兴府桐乡县人，揭贩衣服、绵紬等货往正仪、双凤等处，货卖回家，于九月十二日夜舟至尹山停泊，十三日五更时分开至台治夹浦桥地方，遭盗一伙。”^⑤

从以上事例可知，雍正十年（1732）嘉兴府桐乡县人梅尚臣曾用舟船贩卖衣料至苏州东部的正仪附近的事实。

3. 吴江乡村的航运

“据吴江县详称，雍正十年九月十二日据单差王宋禀，为禀明事，内称窃身蒙差催杭欠本年折银顽户，随即雇小船于初七日往乡，行至邱舍汲水港地方，时因风大停泊住宿。”^⑥

以上事例证实雍正十年（1732）在吴江县近郊，小船曾被用于征税。

4. 吴江县治下的航运

“吴江县报案内开道光元年十一月初九日，据事主震泽县民陈景源报称，伊往嘉兴置货，十一月初七夜，船至吴江吉庆地方被盗……同日又据事主马秉汇呈称，伊载货船至嘉兴交

卸，十一月初七夜至吴江七里湾地方被盗……同日又据事主浙江仁和县民徐春泉报称，伊由苏州回籍，十一月初七夜船至吴江唐家路地方被害……”^⑦

道光元年（1821）同一犯人袭击三条客船的这一事件提供了从吴江至嘉兴、吴江至浙江、仁和间船舶航行的具体实例。而这条航路正是准确无误地处于大运河的航路上。

5. 常州府治下的航运

“据常熟县详称，乾隆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准如皋县关开，本年十月二十二日据蔡基汶呈，为据实报明事，内称切身胞弟蔡基龙有如字八号船一只于南河周家港。今十月十五日身将壮猪、棉花、黄豆等物令弟同水手陈宏远等，运至常熟县六院镇发卖。至十六日天将明时，行至普玉沙南寻与沙北霞，有匪船一只。”^⑧

由上可知，乾隆八年（1743）在苏州省通州治下的如皋县居住的蔡基龙有自己的船，并用其运载猪、棉花至常熟县进行交易。这至少可以证明他横渡长江的事实。

6. 常熟府治下的航运

“据常熟县详称，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初十日据金匱县船户周安万禀称，窃身操舟为业，今二月初九日有吴静安倩身船，载造糯米拾石五斗在舱，并造糯米三石、贮放船头来治柴卖。行至宝岩时已二更，将至烧香，浜泊近西湖阔井处。”^⑨

这是乾隆二十三年（1758）常州府金匱县的操船业周安万从事输送业的实例。从中可以推测，从金匱县即现在的无锡到苏州是通过大运河的航路航行的。

7. 长洲县治下的航运

“据苏州知州汪云任详，据长洲县知县景寿春详称，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一日据地保张汉山报，据丹徒县职员郭凌军、民人陶以交等报称，伊等合雇陈添桂船只，往浙江置买烟叶。八月初一日黎明，行至长洲县潘家角地方被逃驾船。”^⑩

由上可知，道光十七年（1837）镇江府治下的丹徒县的职员和民众共同雇船前往浙江购买烟草，途中在苏州附近遭遇盗贼。这一事例表明从临近长江的镇江至杭州间的大运河有行

舟记录的实例。

(二) 常州府治下的航运

1. 荆溪县治下的航运

“据荆溪县详称，雍正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据浙江嘉兴府平湖县监生叶德福报，为大盗劫杀事，内称生系平湖人，带银三百九十两有余，摇船一只、同伙四人，俱上余谷路由台治徐舍地方。本月二十六日，船歇徐舍镇店口河下。时及二更忽遭大盗拾数余，凶驾船两只。”^④

从上可知，雍正七年（1729）嘉兴府平湖县的监生在运送米途中于常州府附近遭袭。这应该是经大运河从嘉兴府航行至常州府的具体实例。

2. 荆溪县乡村的航运

“据荆溪县详称，雍正十年九月二十九日，据沈有德报，为报明失窃事，内称身系浙民，借本投治贩猪生理。于本月二十八日夜船泊宜农桥地方，意欲投杨令望牙行买猪。”^⑤

由上可知，常州位于江苏省的南部并与浙江省北部相接，以其太湖沿岸的位置来看无疑是水上交通的枢纽。

3. 荆溪县乡村的航运

“据常州府详，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据浙江湖州府乌程县民孟廷贤、范世忠报，为报明事，内称身等籍乌程，合本贸易。于本月二十六日夜，船至荆溪县，泊于治下徐舍镇地方。不意是夜三更时分，身等睡卧被劫。”^⑥

由上可知，乾隆八年（1743）浙江省乌程县民在用船进行交易活动的过程中于荆溪县治下的徐舍镇地区遭遇盗贼。乌程县和荆溪县的位置关系是乌程县属于浙江省治下，位于太湖的稍南边；而荆溪县则属于常州府治下，位于太湖的西边。徐舍镇沿着荆溪，荆溪县也沿着荆溪，只是徐舍镇位于更上游。从中不难推测，荆溪是作为太湖内的水路被利用的。

4. 荆溪县治下太湖附近的航运

“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访得卑（荆溪）县乌溪相近之湖面，於初九日夜有米船被劫之事，随移会营汛协查去后，二十一日据典史孙珏详称，十一月十二日据宜兴县开上区十图吴加升禀，为失窃首关叩详缉追事，词称身

准宜邑船，载糙米四十七石往浙货卖。於本月初九日夜泊船乌溪地方。是夜睡熟，被贼钻入。”^⑦

宜兴县的吴加升雇宜兴县的船只运送糙米四十七石前往浙江，卖却还乡之际于荆溪县治下太湖湖面的乌溪地方遭盗贼侵袭。由此可知，太湖是连接宜兴和浙江省内各地区的重要航路。

5. 荆溪县乡村的航运

“据荆溪县详，乾隆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据吴民邱殿玉禀称，窃身系宝山县唐逸恭米店帮伙，於本月四月二十四日，店主令身出外余米、雇瞿大成船只，带有银钱七百余金。於二十八日行至洛城桥地方停泊，不意於是夜更深时分被盗。”^⑧

由上可知，苏州府治下的吴县民邱殿玉是太仓州治下宝山县唐逸恭米店的店员，奉主人的命令持银前往荆溪县购米谷，并为运送米谷而雇佣船只的实例。

6. 武进县城外的航运

“据武进县详称，雍正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据棲鸾乡二十五都五面事主钱秉文、张考先报，为停舟被劫事，内称身系借本贩解生理，今六月二十一日、身往戚墅堰谢茂承行内贩卖麻豆饼共七十余石，见有发票可据。至二十四日晚到家，将船停泊河边。二十五日身往宜邑官村行内探听饼价低昂。有伙伴张考先在船看守，詎料是夜被劫，将身饼撑往羊家塘旷野地方。”^⑨

这是雍正九年（1731）武进县棲鸾乡的住民利用水运进行商业活动的实例。戚墅堰沿大运河，位于武进县的东南，因此可知乡民是利用大运河及常州府内的水路进行航运的。

7. 无锡县城外的航运

“据无锡县详称，雍正十年十月十二日据吕天长禀，为停舟被劫事，内称身系杭州仁和县民，于本年九月二十八日在苏州雇太船一只，往宜兴贩卖秬谷。二十九日夜，船泊台治盛店桥地方，身与船户熟睡，被劫。”^⑩

雍正十年（1732）浙江省杭州府仁和县民吕天长雇船前往宜兴。苏州与宜兴隔太湖东西相望，因此由上可知这艘船是横穿太湖而至宜兴的。

8. 常州府阳湖县近郊的航运

“据阳湖县详称，乾隆二年十月初五日据陈能约禀，为行舟被劫事，内称身系苏州府长洲县人，欲到杨巷史禄余行内籴米。于本月初三日黄昏时候路过台治，八四房坟前港内有小船一只装盗十余人各持刀棍跳至船中，劫去银两等物。”^⑧

由上可知，乾隆二年（1737）苏州长洲县人陈能约驾舟往常州府治下的阳湖县购买米谷。常州和苏州间的距离约是93公里。^⑨

9. 常州府阳湖县近郊的航运

“据阳湖县详称，乾隆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据杭州府仁和县民张昆良禀报为匪猖叩喝缉事，内称身籍仁和，在嘉、杭等处盐行帮伙。本月十四日雇潘圣祥船，往溧阳各盐铺兑收盐课银三百八十三两一钱□□□厘，包贮船舱。二十六日行至台治汲墅桥地方停泊。夜半时分，被贼抽帮上船。”^⑩

乾隆九年（1744）浙江省杭州府仁和县县民张昆良在常州府治下遭匪贼袭击。张昆良从事的是贩盐生意。卖却专卖盐所得的银两作为盐的课税银从镇江府治下溧阳县的各盐铺征收。这些银两在运至常州府的途中遭侵袭。与张昆良的贩盐生意有关系的是，在清代的历代王朝贩卖盐的专卖地区是被指定的。即张昆良被指定贩卖的是两浙盐区的一部分地区。据周庆云的《盐法通志》所载内容，两浙盐的销路包括浙江全域及江苏省的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太仓州。^⑪江苏省长江以南近河口的五个地区也属于两浙盐的经销区。据雍正《敕修两浙盐法志》所载的内容，两浙的行盐区在江南有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徽州府。^⑫雍正八年溧阳县属镇江府管辖内，因此只有江宁府的溧阳县是两浙的行盐区。^⑬以上的各内容都说明镇江府的溧阳县属于两浙盐的贩卖区域。上述航运具体地反应出当时行盐区贩盐的实况。

10. 江阴县下的航运

“据江阴县详称，乾隆九年十月十二日据王佛报，为报明被劫事，内称身系常熟县人民，置有棚船一只，向代华墅镇各店铺往苏代置货物，回则照帐交卸。本月初七日船回时值更深，将船停泊湖塘桥南湾。身同甥杨摇船，

辛苦睡熟。不料有贼夥数人上船，身等惊觉。”^⑭由上可知，常州府常熟县的王佛用自己的棚船承接江阴县华墅镇店铺的生意，从苏州购入商品再将其送往华墅镇的店铺。

11. 常州府清江县治下的航运

“据清江县详称，乾隆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据镇江府丹徒县米客朱元吉禀，为禀明被盜情由事，内称窃身借本上运漕晏灿郁行买稻并糙米，雇梁山船，装至大桥董世高、朱超凡行内，雇王成裕船装送江南。因风水不便，本月二十一日晚停泊烂港口江心阴沙。不料夜深潮长，身等熟睡，被盜。”^⑮

常州府的清江县远离长江以北。上述是从镇江来的米商于清江县用船只运送购买的米谷的具体实例。

（三）镇江府治下的航运

1. 溧阳乡村的航运

“据溧阳县详称，雍正十年正月二十七日据沈大伦禀，为叩缉恩追事，词称身系杭州海宁县人民，契本往高淳口上籴买和米。于本月二十六日行至歇，到二更时分遭大盗架敞船二只。”^⑯

上述是雍正十年（1732）浙江海宁县县民于镇江府下的溧阳县遭遇盗贼的事件。他所取的航路可推定为是从海宁出嘉兴府经大运河至镇江府治下的丹阳县附近，然后经由金坛运河、昆仑河，即现在的丹金溧漕河至溧阳县。或可认为是先横断太湖的一部分，然后入荆溪经宜兴至溧阳县的航路。

2. 溧阳乡村的航运

“据溧阳县详称，雍正十年八月二十九日据李大成、丁茂安报，为大盗劫杀、号详缉究事，内称身系湖州府德清县新市镇居民，契本银三百四十两、铜钱一十二千，雇身表弟陈殿龙船只，往金坛采买元米。于本月二十八日，行至台治地方，准阳树头村金家稻行门首歇。夜二更时分，遭盜一夥。”^⑰

上述事例讲述的是雍正十年（1732）湖州府德清县新市镇居民李大成、丁茂安等为购米谷而赴镇江府金坛的事例。从中可以推测他们利用了相当一部分大运河的水路。

3. 丹阳县城外的航运

“据丹阳县详称，案于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初四日据周以兴报称，窃身丹徒县人，偕夥阮君弼，由常熟卖货回里。于三月初一日在常熟顺搭徐受舍船只。初三日在宪治马桥停泊，是夜被盗。”^⑧

由上可知，乾隆二十三年（1758）丹阳县人周以兴同其商业伙伴阮君弼坐船去常熟，归程时则雇佣了其他的船只。

4. 丹徒县近郊的航运

丹阳县民王靖章与浙客张姓，于乾隆三年六月十八日夜，同舟行至丹徒县辛丰金涵口地方被盗。^⑨

上述是乾隆三年（1738）位于大运河水域的镇江府丹阳县县民王靖章和一可能为浙江商人的张某同舟赴镇江附近的丹徒县，途中遇盗贼被害的事例。从中可以推测他们很可能利用的是大运河的航路。

四 江南内河航行的船舶

本节想要阐述的是根据诸文献来考察当时在江南航行的船舶，到底有哪几种？

清代乾隆年间金友理的《太湖备考》中载：“以舟楫为艺，出入江湖，动必以舟，故老稚皆善操舟，又能泅水。”^⑩可见，太湖周边的人从小就擅长操船。太湖船是在河川及湖水中都能航行的船舶。

在上述档案中记载的江南民众时常利用的船舶中有航船。有关这航船在明治时期调查的日本人的记录中也可见到。《支那省别全志》第十五卷《江苏省》第三章《民船》中详细记载了航船的形状。^⑪可见，航船作为江南地区共乘船而被普遍利用。

航船的名称自古即有。据宋赵彦卫的《云麓漫钞》卷六载，宋代的江南尤其是现在的浙江省附近用来载客航行的船舶称作航船。

另外，清徐珂的《清稗类钞》载：“浙江临水州县各乡皆有航船。男女老幼杂处其中。以薄暮开驶者为多。解缆时，鸣铜锣为号以告大众。邮政未通信局未设之处，且为人寄递函件，罔或误。”^⑫可见，航船是江南水乡地区重要的交通工具，同时亦是办理输送业务以及通信手段的代理者。同书载：“班船，江苏之称

航船也。曰班船，喻其往来有定、更番为代也。”^⑬可知，航船在江苏地方被称作班船，定期航行是营业目标的重点。

“划船，以竿进舟谓之划，而俗以用桨者为划。伸足推之，进行甚速，绍兴人精此技皆男子也，谓之划船。常往来於江浙间。”可知，江南水乡普遍可见的划船是用竿使船前进的，而这竿被称作划。用桨也被称作划，以腿的伸缩推进使船加速，此技尤以绍兴人见长。所有驾船之人皆为男子，叫做划船。经常在江浙间航行。^⑭

“满江红，船名，江淮之船也。船之门为斜面，其大小有一号至五号之别，五号最大。行时，不论风之顺逆，必使帆，以舳佐之。”自明代便知名的满江红是江淮的船名。船门为一斜面，其中有大小一至五号，以五号为最大；航行之际与风的逆顺无关，必使用帆，舳则作为补助被使用。^⑮

“无锡快者，无锡人所泛之船也。往来於苏之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浙之杭州、嘉兴、湖州。买棹者问船之大小，则于单夹共、双夹共之外。”可知，出现了以地名命名的船只。无锡快是无锡人航行时使用的船。在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均能见到。买棹者问船的大小，选择一两组。^⑯

《清稗类钞》中同时记载了“满江红、无锡快诸舟之往来江浙间也。”^⑰可知，满江红、无锡快等各种船航行于江苏、浙江等地区。

综上所述，江南水乡航行着各种名称的船舶。尤其是运载货物和旅客的定期航行的船舶被称作航船。

有关清代江南民船的航行能力，字林洋行的《沪报》第六十六号中载：“查苏州至沪，民船须四五日不等，风苟不顺则尚不止此数。苟用小轮船则不过一日夜耳。”^⑱可见，苏州和上海间100多公里的距离民船需航行四、五日。这一速度与先前所述：顺水情况下在大运河、长江航行一日50里，逆流的情况下下一日30里的速度基本相符。因此，这可以说是当时的一般速度。

五 小 结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明确了解到在江南水乡地区船舶有着多方面的用途。在公用方面被用于运送公金、积载公物前往有关机关,即作为运输工具。另外,也被用于官吏移动的交通工具。在私用方面,船舶一方面作为运输工具由

民间的民众将大量或少量物资运往各地。另一方面,因其移动的特性还作为交通工具输送旅客。更值得一提的是船舶还传送私信,担任了通信手段的一部分职能。总之,在清代江南船舶是交通工具,也是运输工具、通信工具。

(程菲菲译、曾焕棋校)

①俞大猷《正气堂集》全10册(道光二十一年三月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

②以清代为中心的江南市镇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下: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6月。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

森正夫氏编『江南デルタ市镇研究—历史学と地理学からの接近—』(《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从历史和地理学的角度》)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年8月。

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年9月。

滨敦俊氏、片山刚氏、高桥正氏编『华中・南デルタ农村地调查报告书』『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三四卷,1994年3月。

川胜守氏『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空间と社会形成の历史学—』(《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空间与社会形态的历史学》)汲古书院,1999年8月。

江南市镇研究的问题整理在川胜守氏的成果中(17页~72页)有详细介绍。

③1949年以前的调查成果有满铁调查部编写的《中支的民船业》博文馆,1943年3月。同附录《中支的民船业(附录)实态调查基本诸表》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人民交通出版社的《中国水运史丛书》中也有《江苏航运史(古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2月)和《浙江航运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7月)的内容,但都是以海洋史、漕运史为中心,并未详细地提到有关江南水乡内的水运史的情况。

松浦章《有关明代江南的水运》,载《山根幸夫教授退休明代史论丛》汲古书院,1990年3月。

松浦章《有关清代州的水运》,载《关西大学文学论集》第四八卷第三号,1999年2月。

松浦章著、姚传德译《清代州的水运》,载唐力

行主编的《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9年10月。

④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

⑤《吴郡岁华纪丽》江苏地方文献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13页。

⑥《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一六(江苏古籍出版社)13页。

⑦⑧⑨⑩⑪⑫同上书一〇,391页;一二,137页;二三,594页;一九,606页;一,537页;二三,589页。

⑬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明清档案(080235)移会。

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明清档案》A45-40, A55-44, A55-60, A132-23, A198-007, A43-80, A55-58, A132-76, A171-119, A200-58, A50-94, A55-59, A55-59, A82-17, A133-80。

⑳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刑部档案》七〇七五案卷;七一三六案卷。

㉒《全国交通营运线路里程示意图》(第二版)人民交通出版社,1978年8月。浙江省(杭嘉湖地区)39-40页。

㉓周庆云《盐法通志》卷五《疆域·两浙》。

㉔史学丛书《两浙盐法志》106、123页。

㉕《清史稿》卷五十八《地理五》。

㉖㉗㉘㉙㉚《明清档案》A136-112, A145-73, A52-44, A55-61, A198-6, A87-36。

㉛金友理《太湖备考》卷六《风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296页。

㉜《支那省别全志第十五卷江苏省》东亚同文会,1920年8月,279页。

㉝㉞㉟㊱徐珂《清稗类钞》稗九十,舟车类。

㊲光绪八年六月十九日(1882年8月2日)该报《西报论内河轮船》。

【附记】本稿是2000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金盘研究(c)「清代内河航运史研究」(研究代表者·松浦章)的成果的一部分。